

特别策划·好课的画像

好课是真实的课，容得下错误，看得见思考；好课是生长的课，不仅传递知识，更滋养心灵；好课是开放包容的课，接纳差异，也尊重节奏。人们对好课堂的具体画像还有哪些？课堂需要怎样的转向才能真正“看见”每一个具体的儿童？我们邀请业界专家和一线教师发表各自的看法。



好课的“望闻问切”

□ 罗俊

在幼儿园里，我经常看见孩子们蹲在花坛边的身影，走近一看，原来他们在观察蚂蚁，他们就像一群探索未知世界的小小探险家。而那些蚂蚁正忙碌地书写地底王国的故事，只见孩子们的眼睛散发出好奇的光芒，他们的小嘴不停地诉说着自己的发现。这让我想起中医看病的“望闻问切”——真正的好课何尝不是一场对儿童生命状态的“精准诊断”？当我们把中医的智慧融入课堂，便会发现：好课的秘密就在对儿童的观察、倾听、对话与调试中。

“望”是课堂的第一束光，它的本质是“看见差异”。

之前，我们幼儿园组织教师技能大赛，我在大班观摩过一节科学课。课堂上，教师让孩子们观察磁铁吸铁制品。大多数孩子都在专注地探索，唯有小雨坐在一旁把磁铁贴在一个铁皮盒上，只见他的嘴角上扬，就像吃了蜜一样。换作以往，我可能会走向前提醒“小雨，快和大家一起探索”，但这次我想，也许孩子有自己的想法，我应该允许他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发现。于是，我不动声色地观察他，我注意到，他在反复把磁铁移近、移开，眼神很专注。活动结束后，我去询问他，为什么一直在把磁铁移近又移开？他告诉我，他是在观察“磁铁跳起来”的距离。原来当集体活动聚焦“吸什么”时，这个孩子已在探索“怎么吸”。

好课的“望”，是尊重幼儿的学习节奏。小班孩子注意力集中的时间短，那我们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把活动设计成游戏串，唱一首儿歌、玩一个手指谣、读一本绘本，用多感官体验串联起10—15分钟的课程。当教师用“望”的眼光捕捉每个孩子的兴趣点，课程便有了生长的根基。

“闻”是蹲下来的姿态，让幼儿的

声音成为课程的“导航仪”。

在小班“春天里”主题活动中，我曾设计“周末春游的地图”环节，孩子们却对留住春天里的花感兴趣，于是我根据孩子的兴趣点及时调整活动目标，增加了《拓印春天的花》环节，我带着孩子们来到植物角，把掉落在地上的各种各样的花朵和树叶收集起来，并准备一块白色的布，把花朵和叶子提前放水里浸泡一个小时，泡好后捞出来用纸巾将上面的水擦干，然后在布的一边摆出自己喜欢的造型，再用布的另一边盖上。接着用木块或者小锤子、石头敲击，让花朵和树叶的形状浸染到白布上，晾干就可以了。正是因为倾听了孩子们对“留住春天”的兴趣，我才改变了原来的教学计划，让课程从“我教什么”变成了“你想学什么”。

倾听需要“共情的耳朵”。一次语言活动中，我问孩子们：“小熊迷路了，它心里会怎么想？”大家都低头不语。我蹲下来轻声地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也有迷路的时候，我当时心里就很着急。”接着，可可小声地说：“我上次在超市里找不到妈妈，心里很害怕，小熊心里

也会害怕的吧！”我回应：“原来你在担心小熊就像你当时的感受一样，对吗？”这样的对话，让孩子感受到“我的情绪被看见”。正如《3—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》指出：“理解幼儿的学习方式，才能有效支持他们的发展。”当教师用“闻”的耐心接住每个孩子的表达，课程便有了温度。

“问”是抛向湖面的小石子，要激起层层涟漪。

在小班“认识水果”活动中，我曾这样提问：“这是什么水果？它是什么颜色的？”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“苹果，是红色”。后来读到新的理念，我尝试改变：“这个水果穿着红衣服，可能藏着什么秘密？”“如果它会说话，会说什么呢？”孩子们的回答更精彩：“它说‘我很甜，快来吃我！’”“它藏着种子宝宝，要去泥土里旅行！”

有效的提问是“思维的脚手架”。在“垃圾分类”活动中，我先问：“为什么要垃圾分类？”引导幼儿联系生活经验，再追问：“如果有垃圾找不到家，会发生什么？”引发幼儿对环境的思考，最后我再反问：“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让分类更简单？”这种“开放式+递进式”的提问，让幼儿从“知道”走向“思考”、从“接受”走向“创造”。当教师用“问”的智慧点燃思维火花，课程便有了生长的动能。

“切”是把课程放在儿童的“脉搏”上聆听，随时调整“药方”。

一次户外体育活动“跨越障碍”，我按照小班幼儿平均水平设置了30厘米高的障碍栏。通过观察发现，有的孩子轻松跨越，有的却不敢迈开步。于是我立刻调整：用轮胎、木板设置不同高度的障碍，让幼儿自主选择。小个子的萌萌选了最低的障碍，成功跨越后兴奋地喊：“我也能跳过去啦！”而体能强的乐乐挑战最高的障碍，还自创了“跨栏跑”动作。这种“动态切脉”让课程从传统的“一刀切”变为因人而异的“私人定制”。

调试的智慧藏在细节里。在“植物生长记”观察活动中，我最初让幼儿每天记录种子发芽情况，没过多久，很多幼儿的兴趣减退，之前来园就很积极地去照顾植物，到最近很少有幼儿想去照顾植物。我发现这个情况后，决定改为“发芽日记盲盒”。这种“悬念式调试”让记录变成了充满期待的探秘，孩子们主动带放大镜、量尺来观察，还画下“种子的梦”。当教师用“切”的敏感感知课程，课程便有了生长的弹性。

在幼儿园的角落总有惊喜发生：当教师蹲下来与孩子平视，能看见他们眼里的星辰大海；当倾听盖过说教，能听见每个生命拔节的声音；当提问变成对话，能看见思维的火花在碰撞；当调试成为常态，能看见课程像藤蔓一样自由生长。教育之路没有终点，唯有不断精进。愿每一位教师都能在“望闻问切”的修行中，成为更懂儿童的引路人。

（作者单位系四川天府新区第八幼儿园）

好课之道：要素·关系·境界

□ 汤丰林

每当说起“什么样的课才算好课”，总能引起一番讨论。有人将学生的考试成绩视为唯一标尺，有人以课堂的活跃程度作为评判依据，还有人执着于教学环节是否滴水不漏。这些标准固然提供了观察的维度，但当我们真正走进那些令人难忘的课堂现场便会发觉，真正的好课往往难以被僵化的条条框框定义。它的内核是一种由教育智慧与人文关怀共同浸润而成的“境界”。它根植于教师对教学本质的深刻洞察，体现在师生关系的动态平衡中，并最终凝结为“功、场、导、悟、得”五要素的有机融合，以及“有我有你、有我无你、无我有你、无我无你”四重关系的转换与升华。

构筑课堂境界的五要素

一堂好课的境界建立在“功、场、导、悟、得”五个相互关联、层层递进的要素之上。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一个教与学相互促进的教学生态。

“功”是一堂好课的底气，是好课的前提，是教师的立足之本。它首先意味着对教材的深度钻研，简言之，教师不能止步于照本宣科，而要深入挖掘知识背后的逻辑脉络、思想深度与文化意蕴，让静态的文本动起来、活起来。它更意味着教师在对学情准确把握的基础上，立足于科学性、趣味性、基础性和挑战性的教学设计。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：“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抽象的学生。”因为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生命个体，拥有不同的知识背景与思维路径。因此，一堂好课需要教师通过细致的观察与沟通，触摸到学生的真实需求与困惑，从而让教学的每一步都踩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。

“场”是一堂好课的土壤，体现着课堂的活力与生命力。课堂不仅是物理空间，也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心理场与文化场。这个“场”由教师通过言谈举止、课堂调度悄然营造。它轻松、愉悦、开放，让学生能够放下防备、积极参与、大胆表达甚

至质疑。在这里，教师是温和的引导者而非严苛的控制者。比如，在语文作品欣赏课上，教师没有急于给出标准答案，而是通过创设情境、分享体验，邀请学生结合生活畅谈感受，课堂在有序的交流分享中迸发出思维的火花。营造这样的场，考验的是教师高超的课堂驾驭艺术，既要能够把握全局节奏，又要能敏锐捕捉并化解即时生成的问题。

“导”是一堂好课的桥梁，指向教师的启发与引导。告别填鸭式教学，“导”是连接教师与学生的核心路径。它要求教师从演讲者转变为引路人，根据目标与学情设计恰当的问题与任务，引导学生自主探究。教师还要懂得留白的艺术，给予学生充足的观察、分析与试错空间。当学生遇到瓶颈性问题，教师不急于奉上答案，而是通过递进式提问、启发式点拨，引导学生自行寻找解题的路径与方法。比如，在数学课上，面对难题，教师引导学生先梳理条件，再关联已有方法，鼓励多路径尝试。这种尊贵在分寸，过度则束缚思维，不足则令学生迷失。

“悟”是一堂好课的灵魂，指向知识的内化与觉醒，标志着学生从知识的被动接收转向了主动建构。“悟”发生在知识与学生的个体经验、既有认知发生深刻联结的时候。它可能是一瞬间的豁然开朗，一个新颖观点或方法的萌生，或是对人生价值的深层领悟。比如，在探讨诚信的课堂上，有学生联系亲身经历痛感信任的脆弱与珍贵。这些看似零散的“悟”，其实是知识真正内化、精神切实成长的标志。它的发生离不开场的孕育、导的触发，更离不开学生自身深度思考的卷入。

“得”是一堂好课的落脚点，体现着学生的多元成长，是学生收获的全面呈现。当然，这个“得”既包括知识点的记忆，也包括能力的提升、情感的陶冶、价值观的塑造。比如，一节科学实验课，学生收获的既是原理知识，也是动手能力、观察能力乃至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。这样的“得”是前四个要素共同作用的自然结果，也

是教学相长的充分体现。因为在此过程中，教师通过反思与洞察，也能实现自身专业的精进与升华。

定义课堂境界的四重关系

五要素奠定了好课的坚实基础，而课堂境界的层次高低则在于师生互动中“有我有你、有我无你、无我有你、无我无你”这四重关系的动态把握。

“有我有你”是师生平等对话，是课堂最常见也最基础的状态，强调师生作为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合作。教师（我）与学生（你）相互尊重、倾听与启发。课堂成为思想交流的场域，而非单向传输的渠道。比如，在历史课堂讨论中，师生围绕一个历史问题各抒己见，在观点碰撞中共同理解历史事件的复杂性。这种关系构建了课堂的民主氛围与活力根基。

“有我无你”是教师必要的价值引领。此处的“无你”并非忽视学生，而是在教学的关键处，教师必须凸显“我”的专业立场与价值导向，对学生的认知偏差进行及时而审慎的引导。面对社会热点讨论中可能出现的偏激观点，教师有责任以理性、辩证的思考引领学生，帮助其确立正确的价值判断。这体现了教师在育人问题上的核心责任。

“无我有你”是学生作为主体的自主探索，即当学生能力具备、情境合适时，教师（我）应智慧地“隐退”，将课堂的中心让给学生（你）。换言之，教师提供资源、设定问题后便成为支持者与观察者，让学生自主探究、自主交流展示。比如，在项目式学习中，教师作为支持者与指导者，让学生自由组建团队，独立完成调研与报告。教师在此过程中的“无为”，恰恰是为了成就学生的“有为”，重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探究的核心素养。

“无我无你”是一种沉浸于忘我的高峰体验，是课堂教学可遇难求的理想境界。此时，特定的师生角

色界限暂时消融，师生全然沉浸于探索的对象之中，达到一种物我两忘、教学相长的心流状态。比如，在音乐作品的欣赏中，师生情感与作品意境产生强烈共鸣，知识、情感与精神在那一刻高度融合。这种“情景合一”的体验深刻而持久，构成了教育中最动人的场景。

当然，这四重关系并非线性更替，而是随着教学节奏与内容需要，教师在灵活应变与动态平衡中与学生达到一种高度的默契，共同推动教学走向纵深。

境界追求的终极指向

对五大要素的锤炼与四重关系的把握，其终极目的并非追求某种教学范式，而是为了实现师生生命在课堂上的双向赋能。

对学生而言，在这样的课堂中，他们获得的不仅是系统的知识，而且有积极的情感体验、科学的学习方法、内在的精神成长以及全面的素养提升。无疑，这些收获是落实在学生身上的“功、场、导、悟、得”的价值体现。而四重关系的交融则让学生既学会合作对话，也接受价值引导，既锻炼自主探究，也体验自我价值，从而为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

对教师而言，追求此种课堂境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专业修行。“功”深化了学科理解，“场”提升了课堂艺术，“导”丰富了教学智慧，“悟”促进了启发引导，“得”则深化了教学目标。而对四重关系的娴熟驾驭，更是教师从“经师”迈向“人师”、不断提升教育境界的鲜明路径。

好课无定式，境界有高低。当教师不再纠缠于刻板标准，转而向内追索，深耕课堂五要素，智慧平衡教学四重关系，便可超越单纯的知识传授，创造一种引人入胜的课堂境界，让课堂真正成为师生共同成长、滋养生命的精神家园。这或许才是我们对一堂好课最深切的期待。

（作者系北京教育学院原副院长）

课堂之上 失败如歌

谁在制造“快活的空气”

□ 张荣

作为一名有20多年教龄的语文老师，我对《孔乙己》早已烂熟于心。备课时，我习惯性设计了“分析人物形象一探究社会环境一理解主题思想”的教学闭环。在我的预设中，九年级学生捕捉小说中那种“凉薄”的世态理应水到渠成。

然而，第一课时的结尾，一个意想不到的插曲让这节课走向了“崩塌”的边缘。当时，我正请学生朗读孔乙己“被打折了腿”后，最后一次来到咸亨酒店的段落。朗读的学生是班上的“开心果”小杰，他声情并茂，甚至故意模仿那种断断续续的嗓音：“跌……断……跌……”

原本凄惨的场景因为他略带滑稽的模仿，引得全班哄堂大笑：“哈哈，太像了！”“孔乙己真是活宝！”我握着粉笔的手微微发抖。鲁迅笔下那个“充满了快活的空气”的咸亨酒店在教室里毫无违和感地“复活”了。

这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。学生读懂了字面意思，却读丢了悲悯之心。如果第二课时继续按部就班地“批判封建科举”，学生只会记下一堆考点，这节课就彻底“死”了。

面对学生对悲剧人物的“看客式”嘲笑，我该如何引导他们穿透表象触

达小说残酷的内核？这是我要直面的问题，也是必须解决的。

第二课时伊始，我抛开教案，直面那阵“笑声”：“同学们，昨天大家笑得很开心。我想问问，你们为什么笑？”学生的回答理直气壮：“因为滑稽啊，偷东西被打，还死要面子。”“鲁迅自己都写了店内充满了快活的空气，我们笑，说明读懂了鲁迅的幽默。”

我试图引导：“可这是一个生命垂危的人啊，你们真的觉得好笑吗？”

“那是他自找的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”

我感到一阵无力。学生用现代网络的“吃瓜心态”构建了坚硬的屏障。说教无用，必须让他们“痛”。我决定抓住文中“笑”与“痛”的反差，层层剥笋。我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大大的“手”

字，然后说：“暂且放下他该不该笑，请大家找出文中描写孔乙己手的句子。”

教室安静下来。学生很快找出了“排出九文大钱”和“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”等句子。

“最后一次出场呢？”我追问。

学生读道：“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，放在我手里，见他满手是泥，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。”

“注意动词，从‘排’变成了‘摸’。再看下一句，‘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’。同学们，请伸出双手，看看掌心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双腿断了，你要从城外一步步走来，这双手在泥地、石子路上支撑身体全部重量，会变成什么样？”

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道：“手掌肯定磨烂了，全是血！”“指甲可能翻过来了，混着泥沙，钻心地疼”。

“在剧痛下，他‘摸’出四文大钱。这四文钱对他意味着什么？”

“是他的命。”有学生低声说。

“一个用满是血泥的手支撑残躯，拿出性命攸关的四文钱的人，来酒店是为了什么？”

“温一碗酒。”

“为了这碗酒，他付出了怎样的代价？而当他递钱时，周围人在做什么？”

“在笑。”全班齐声回答，声音低沉。刚才那种调侃的氛围消失了。通过对“手”的生理性还原，学生终于共情了孔乙己的痛苦。见时机成熟，我抛出第二个问题：“孔乙己在用生命喝这碗酒，周围人在笑。让我们做个‘笑声成分分析’。”

学生分析出短衣帮的笑是麻木，掌柜的笑是势利。最难突破的是文中

的“我”，也就是那个小伙伴。

“我也附和着笑了。为什么连最纯真的孩子也笑了？”

“因为环境吧，大家都笑，他不笑显得不合群。”

“这才是最可怕的。当冷漠成为集体无意识，连孩子也会被同化。”我停顿许久，目光扫视全班。“同学们，回到昨天。当全班哄堂大笑时，那一刻，我们是谁？”

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。

“那一刻，我们是不是变成了咸亨酒店里的短衣帮？是不是变成了那个附和着笑的小伙伴？”

我一鼓作气地分析道：“鲁迅写《孔乙己》不是为了让我们笑，而是为了让我们痛。那个快活的空气，其实是窒息孔乙己的毒气。我们昨天的笑

声其实也是在制造这种毒气。”

班长站了起来：“老师，我觉得鲁迅这篇小说是写给我们看的，更深层的悲剧是，看的人不仅不觉得悲伤，反而觉得好笑。”

同学们安静了，他们都在思考着。我知道，他们以后会记住孔乙己的。

在这次“教学事故”中，启发学生的同时我也学到了许多。在“玩梗”文化下成长的学生，习惯了消解崇高与苦难，孔乙己的“断腿”被异化为滑稽符号，他们无法感受那个时代的“痛”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仅停留在“批判封建制度”的概念教学，用大道理试图去说服学生，很可能适得其反。本课的转折在于从“社会学分析”转向“身体叙事”。学生可以嘲笑一个抽象符号，但无法嘲笑一双“满是泥水、指甲翻裂”的手。通过痛感体验，我们成功绕过防御机制，让孔乙己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的。

在娱乐至死的时代，学生太容易“笑”了。正因如此，语文课才更需要守住痛感，引导学生共情。当他们感同身受时，孔乙己才能真正走进心里，让他们深思。

（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东山东外国语学校）